

目录 Contents

2004 ■ 9 ■ ■
(总第 303 期)

>>部分作者

赖瑞云 男,1951年生,福建上杭人,福建师大文学院研究员。曾出版专著《〈坟〉的阅读》,编著《〈课程标准解读〉(语文卷)》,曾在《教育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杂志发表《语文教学的整体性、文学性、直接性》《王国维无用之文学教育理论三层内涵试析》《鲁迅不用之文学教育理论内涵探析》等论文多篇。

王立根 男,1943年生,福建福州人,福州三中语文特级教师。发表《浅议论文思维训练》《在作文教学中发展学生智力》等论文,并著有《作文智慧》《高中语文教与学》等多部专著。

皋玉蒂 女,1954年生,上海曹杨二中语文特级教师。曾在《语文学习》《上海教育》等报刊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明清小品文赏读》《青春是流浪的风铃》等著作。

李仁甫 男,1965年生,江苏盐城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曾发表教育教学论文140余篇,出版专著《考试:一千种伤心的理由》,参与编写的语文教学资料十余种。

吕晓英 女,1963年生,浙江嵊州人,绍兴文理学院副教授。曾出版专著《医学写作津梁》和散文集《点点滴滴在心头》,发表《也谈语文教育改革》《王朔的独特贡献》等多篇论文。



主 编:王为松
副 编:温泽远
执行编辑:徐泽春
编 辑:《语文学习》编辑部
主办出版:上海教育出版社
地 址: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200031
电 话:(021)64377165
电子信箱:sephywx@seph.com.cn
印 刷:上海复旦四维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上海市邮政报刊发行局
国内订购:全国各地邮政局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报刊代号:4-253
国外代号:M209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1-8468
国内统一刊号:CN31-1070/H
定 价:4.00 元

特 稿

纪念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

- 一代宗师 春风化雨——纪念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 /袁正守 4
缅怀吕叔湘先生 /张斌 5
谆谆教诲 言犹在耳——追念吕叔湘先生 /范守纲 6
纪念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刊记者 8

关 注

从《一千零一个故事》说起

- 我读《一千零一个故事》/孙绍振 文章的标准 /赵长天 9
尝试须大胆,文风宜端正 /王栋生 是花,都有绽放的权利 /蔡明
不必要的“隐忧” /王立根 问题和对策 /皋玉蒂
我的一些看法 /余方觉 《一千零一个故事》之我见 /石安琪
附录:一千零一个故事 /梁英(推荐教师 李百志)

论 坛

- 争鸣** 语文问题说——三续“另一种声音”/徐江 21
开展研究性学习尚缺足够的文化准备 /吕晓英 27
随笔 漫说香菱学诗 /黄国平 29
归去来兮——重温古典诗歌 /卢碧贵 30

教 学

- 案例** 多元解读应为“多元有界”/赖瑞云(特约主持 王荣生) 31
泪光盈盈处的离愁别恨——我这样上《长亭送别》/张悦 36
镜头 “忽然”一词不寻常——《药》教学镜头 /鲁凌波 39
侯生何以“自刭”/余银超 39
备课 小男人·大丈夫——兼与龚郑勇老师商榷 /王守诚 40
“浴乎沂”辩 /赵清林 对上官“夺稿”史实的新审视 /陆精康
杜十娘与《小桃红》/蔡宏伟
故事 无心插柳柳成阴 /兰国清 45
写作 话题作文:风姿绰约韵无穷 /袁珍 46
高考作文命题要以“个性化”取代“大众化”/李仁甫 房天龙 48
高考全国卷及其他省市卷作文题比较评析 /周仁良 49
从一篇杂感到微型小说——作文教案纪要 /林正华 51
作文 乡音 /李沁涓(推荐教师 陈祥书) 53
旧文 初级中学课程标准之讨论(节选) /程其保(特约主持 赵志伟) 55
语言 “与否”的误用 /胡隆佳 8
“不论(……)任何……”用词重复 /李冲 19

测 试

- 强化语文素质教育的指挥效应 /上海市中考语文命题组 57
2004年上海市中等学校高中阶段招生文化考试 语文试题 60

- 观点** 特约主持 李明洁 2
声音 3
反馈 “函牛之鼎,不可以烹小鲜”是何意思? /陈国庆 3
资讯 全国首届“四方杯”优秀语文教师选拔大赛通知 63
课文作者 赵丽宏 封二
做一个读书人的幸福 /赵丽宏 20
读书·行走 绍兴,另一种接触 /莫春雷 封三



<http://www.curriculum.wa.edu.au/pages/framework/framework05b.htm>

澳大利亚语文课的课程目标

澳大利亚英语课程框架为学生提出了9个课程目标,分别是:①理解语言,即学生理解在不同情境下语言的运用方式;②态度、价值观和信仰,即学生理解语言对个人看待自己和看待所生活的世界有着重要的影响;③习俗,即学生通过标准澳大利亚英语体现的习俗培养理解力和批判意识;④信息加工方式和策略,即学生在听、看、读、说和写的过程中,能够选择相匹配的信息加工方式和策略;⑤听,即学生在不同环境中具有目的、具有批判意识地听和理解;⑥说,即学生针对不同情境有目的和有效地说;⑦看,学生具有批判意识地看和理解各种视觉文本;⑧读,学生具有批判意识地接触和理解各种文本;⑨写,即学生根据不同目标、对象和情境写出符合目的和形式的各类文本。

(肖玉敏 编译)

<http://intranet1.canacad.ac.jp/oldintranet/home/>

加拿大初中英语课的基本内容

加拿大学术内部互联网是一个教学研究网站,它提出了幼儿园

至高中毕业课程的基本框架。对初中年级而言,六年级的英语课利用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展示各种主题,教学旨在建立作者和他们写作方式之间的联系,寻求文学作品和历史事件的关联,探寻文学与青春期少年所关注的主题之间的关系。强调为学生提供反映不同文化中各种流派的作品,增强学生的基本阅读能力,扩大他们词汇量,并使之通过口头表达和写作做出对文学作品的回应。七年级的英语课利用源自不同文化的诗歌、散文和戏剧以及其他类型的作品,增强学生的写作和阅读技能,使他们在遣词造句、语法和写作技能等方面的能力得到加强。八年级的英语课更强调学生重新学习体会经典著作,使他们能够洞察文学作品的含义以及作者使用的技巧。同时,学生的口语能力和讨论技巧也将得到提高。

(肖玉敏 编译)

[美]《我们的美语》

Esther Hamon、Murray Bromberg著
环球图书公司出版

说话方式的日常训练

良好的说话方式必须是经过日常训练的。一个平时总是和同学随随便便说话的学生很难在一

个正式的场合高雅地演讲。必要的事前训练将保证学生在特殊情境出现时能有得体的表现,而这些训练又应该从日常的语言生活着手。

比如,学生应该学会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说话,因为良好的说话方式不仅仅包括语言使用的清楚和正确,还包括礼貌的插话和结束谈话的方式。

再如,学生应该牢记相互介绍的规则:应先将年幼者介绍给年长者;先向女方介绍男方;男生之间介绍时宜相互握手,而女生则不一定。甚至接电话也应该练习:如何记要点、问姓名和关系、如何言简意赅等等。

(李薇 编译)

<http://www.standards.dfes.gov.uk/eystage3/strands/publications>

英国初中听说教学框架

英国国家课程初中语文课要求学生在说的方面:将说话作为澄清观点的工具;复述故事、趣闻或经历并认识到与书面表述的不同;设计谈话的结构、词汇和语调以便让听者明白;依靠相应的手势和其他视觉方式清楚地回答、介绍和解说;提出、判断或反对某一观点并提供支持主要观点的实例和论据。

在听力方面要求学生:聆听并复述谈话、读物或电视节目的要点,提出问题、发表评论或异议;贴切地回答问题,总结准确的论据和原因;了解用于解说、劝解或争论的主要理论;识别常见的口语语体及其特征。

(魏克 编译)

特约主持 李明洁

●教师都包办了,学生干什么?

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听语文课,这可得归功于教师。教师把课堂分配得有条有理,不仅开了路还清了道,根本用不着我们去担心,顺畅得像上高速公路。除了几个读音需要纠正,其他统统不必操心——所有词语教师会为我们解释,免去翻词典的麻烦;所有的句式教师会为我们分析,所有难于理解的东西都会被通俗化。而且课堂上从不提问,就是提问也只是在公开课上,或是为了唤回我们走神的灵魂。我们在课堂上是备受优待的婴儿。这真让我们受宠若惊。我们是在美美享受着“鱼”,但青春的我们并不安分,我们自己去“抓鱼”。

以上是一位高中二年级学生对语文课的看法。(中国教育报 2004-06-05)

●古诗新唱——RAP。

近日,在北京市某学校教学现场会上,20多名中外学生一边击掌一边有节奏地朗诵古诗文,这种类似说唱流行乐RAP的表演让所有参观者瞪大了眼睛。学生们的朗诵时而活泼欢快,时而婉转深沉,还能变换声部营造“合唱”的效果。(京华时报 2004-05-21)

●教科书到底改不改?

前些日子,杨利伟说:“我在太空没有看见长城。”于是,教育部门有关人士表示,将修改教科书。近日,欧洲航天局在最新发布的公告中又说,如果天气、光线合适,宇航员从太空中可以用肉眼看见中国的长城,并有照片为证。面对这样言之凿凿的公告,我们的教科书还改不改?何不把问题的是与非都留给学生?也许我们会收获意想不到的奇迹呢。(人民日报—华东新闻

2004-05-20)

●“启发”不好成“诱导”。

教师心中已经有了标准答案,于是,教师的“启发”或显或隐直指这一点,聪明的学生受这样的“启发”多了,学会了察言观色,尽心揣摩教师的意图——“老师希望我怎么答,我就怎么答”。“启发”成了“诱导”,蒙蔽了学生的心灵,讨论也成了寻找教师心中答案的捉迷藏。(湖北仙桃第二中学周琴老师来信)

●别把讲评试卷不当课上。

说到试卷讲评,就能想到教师滔滔不绝的样子,满纸的答案此对彼错,完全由教师“钦定”,内容单调,语气生硬,不容置疑。其实,如果你肯动脑筋,激发一下课堂气氛,变“强灌”为“启发”,学生来劲,你也舒服。(江西信丰第二中学张青云来信)

“函牛之鼎,不可以烹小鲜” 是什么意思?

近日查阅资料,再读《2003年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春季招生考试语文试题》,“一、阅读(六)25.写出与‘函牛之鼎,不可以烹小鲜’意思相同的一句成语或俗语。(不能用文中句子)”该题的“答案要点”是“如:杀鸡用牛刀、高射炮打蚊子等”。(《语文学习》,2003年第1期,第47页)

笔者以为该答案欠妥,不合题目要求。因为“函牛之鼎,不可以烹小鲜”的意思是,容得下一头牛的鼎,(是)不能用来烧煮小活鱼(的)。它与现代人所说的“大材不能小用”类似。鉴于此,该答案要点应该是:小题大做,或大材小用,或杀鸡焉用牛刀,或高射炮打蚊子——小题大做等。请注意:该题要求是写出“意思相同的……”,而不是“意思相关的……”。“函牛之鼎,不可以烹小鲜”表达的是对“大材小用”之类做法的否定,因此,答案也应该是对“大材小用”之类做法的否

定。“小题大做”是“比喻把小事当做大事来办,有不值得这样做的意思”。(2002年增补本《现代汉语词典》,第1387页)“大材小用”是“大的材料用在小处。多指人事安排上不恰当,屈才”。(同上,第230页)“杀鸡焉用牛刀”是“杀鸡哪用得上宰牛刀。比喻小题不必大做”。(《汉语成语词典》修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9月第3版,第520页)

至于阅卷者在实际操作中是如何评判这道题答案的,笔者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值得忧虑的:答“杀鸡用牛刀”与“杀鸡焉用牛刀”,“高射炮打蚊子”与“高射炮打蚊子——小题大做”都算对?如是,那岂不是“黑就是白”么?

此外,该题中“意思相同”一语如改为“意思相近或相仿”,就更严密、更科学些。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与“函牛之鼎,不可以烹小鲜”意思相同的成语或俗语,是没有的!苛刻地说,此题无解。

笔者今天提出这个问题来,似有“翻陈年旧账”之嫌。但窃以为它给我们的启示应该是多方面的,而且是深远的。

(江苏溧水 陈国庆)



吕叔湘先生绣像

一代宗师 春风化雨

——纪念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

■ 袁正守

今年正逢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社科院语言所举办了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外学界人士怀着崇敬的心情聚首北京,共同缅怀先生的高风亮节,学习、研讨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我们有幸被邀参加了这次盛会。

吕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德高望重,学贯中西,闻名海内外,是语言学界的泰斗,也是出版界最优秀的作者。他著作等身,国内一些有名的出版社出版了他不少著作。吕先生和我们上海教育出版社也有密切的关系。

在上海,我社有出版语言文字著作的光荣传统。从建社开始,我们就出版了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王力的《汉语诗律学》、高名凯的《普通语言学》以及朱德熙、周有光的著作。还出版了《汉语知识讲话》,包括总论、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六大部分共四十册。当时不少语言学界的精英都是这套丛书的作者。由于吕先生的信任和支持,从1984年起至1991年止,吕先生交给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著作有《文言虚字》《语文近著》《文言读本》(与朱自清、叶圣陶合著)《文言读本续编》(与张中行合著)《语文札记》《〈马氏文通〉读本》(与王海荣合编)《吕叔湘自选集》《语文常谈及其他》等八种,平均每年一至二种,成为当时出版吕先生著作最为集中的出版社。

吕先生十分重视读者对象。上述著作各有其独特的读者。如专著《〈马氏文通〉读本》是为学习和研究《马氏文通》的读者编写的。过去《马氏文通》有过几种版本,但都不便阅读和翻查。《〈马氏文通〉读本》除了介绍《马氏文通》的语法体系,写了详细的导言并酌加评论外,还在版式上作了必要的调整,对《马氏文通》的引例不当或解说错误,逐章逐节加了按语和注释,使读者大受裨益。吕先生写作时“谨守一个原则”：“尽量让读者容易看懂,愿意看下去。”他说：“一个人多费点劲可以省去许多人的费劲,在题目性

质允许的条件下要把文章写得生动些”,“不让读者感到沉闷”。吕先生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读过吕先生著作的人都会感到他说理透彻,举例精到,语言生动,雅俗共赏,把一般人觉得枯燥乏味的语言现象和问题,写得幽默风趣,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可读性。

吕先生的著作不仅体现他高超的学术水平和深厚的语文功底,而且来稿字迹工整、勾勒清晰,无论引文的格式、标点符号的位置、排版体例的统一,都细致周到,体现了他认真踏实,一丝不苟的优良作风,堪称来稿的典范。这也充分说明他是非常尊重读者、尊重编辑、尊重印刷工人的。所以我社编辑校读吕先生的稿件时无不击节叹赏,觉得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也是一种艺术享受。吕先生的著作受到不同层次读者的喜爱和欢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我们对语言文字著作尤其是吕先生作品的编辑出版非常重视,编辑加工、排版校对、装帧设计、付型后的印刷周期都认真对待,不敢大意。吕先生曾向一位日本朋友说上海教育出版社是一家出书又快又好的出版社。我们深受鼓舞。

正因为上述原因,1992年2月,《吕叔湘自选集》与其他三本书《邓小平同志论教育》《吴玉章教育文集》《叶圣陶教育文集》,同时获得全国优秀教育图书特等奖。我们感到非常光荣。

此外,吕先生还十分关心语文教育和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工作。1978年,吕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语文教学存在“费时最多,收效甚微”的咄咄怪事,呼吁改革语文教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吕先生对我社的《语文学习》杂志非常关注,几乎每年都在《语文学习》上发表有关语文教学的文章。如1985年一年,先生连发了六篇文章。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文章他是以普通投稿者的身份主动邮寄来的。吕先生非常重视我社

的《汉语拼音小报》(现名为《语言文字周报》),先后在《小报》上发表了多篇文章。《汉语拼音小报》的报名原为陈望道先生题写,其中的“汉”和“语”字,当时还未简化。《简化字总表》重新公布后,陈先生已经去世,《小报》编辑部请吕先生重新书写报名,吕先生欣然命笔,而且还一式写了几份,由编辑部选定。1983年是《汉语拼音方案》公布25周年,由吕先生主编的《中国语文》向《汉语拼音小报》编辑部组稿。这篇由我社编辑撰写的长达8000字的文章,经过吕先生亲自审定,作为《中国语文》特刊的第一篇文章。《小报》编辑部的文章在国内第一流的语文刊物上刊出,而且是“头条”,可见《小报》在吕先生心目中的地位。《语文学习》和《汉语拼音小报》逢百期时,他大都写了纪念文章。

吕先生很关心和支持我社的工作和编辑的成长。1985年,我社在浙江千岛湖作家楼举行《中学生文库》出版规划会议,邀请吕先生出席。时当九月,暑气未消,吕先生与师母以81岁高龄,三易交通工具(飞机、火车、汽车),风尘仆仆地来到千岛湖参加会议。在会上他出谋划策,提出了许多建议,事后还把自己的著作《语文常谈及其他》列入了《中学生文库》丛书。返京

途中,他来我社向全体编辑做报告,讲述编辑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基本功,还为我社成立30周年题词。他时时关心我社的出版规划、出书情况和有关人事。他和我社编辑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对我社的工作既有赞许、表扬,也有批评、建议,使人如沐春风,得益匪浅,受到我社编辑的敬爱。吕先生生前,我社不少编辑到北京出差组稿,必去吕先生家,向吕先生当面请教,都会受到吕先生和师母的热情接待,至今记忆犹新。

在吕先生的推荐和影响下,语言学界的不少专家学者都为我社写稿,特别是语言所的历任所长都把一些重要著作交由我社出版,和我们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使我社的作者队伍日渐扩大,书稿质量和出版声誉也随之提高。

如今先生离我们而去已经有六年了。在今天吕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怀念他对语言学这门学科的伟大贡献和作用时,我们一定要以先进文化为指针,与时俱进,克服困难,更多更快地继续做好语言文字专著及其他读物的出版工作,出版优秀图书,为推进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培养学科接班人贡献我们的力量,以此作为对吕先生的永远怀念。

缅怀吕叔湘先生

■ 张 斌

记得十年前,为了祝贺吕叔湘先生九十寿辰,我写了一首诗。当中两联是:

九十高龄文笔健,百年大计是非明。

早从实例开先路,更以新知迪后生。

诗句肤浅,感情却是真挚的,表达了我对吕先生的敬佩之忱。这两联包括了两层意思,一是敬佩吕先生的治学。他的论著内容深湛,说理透辟,给人以深广的启迪。二是敬佩吕先生的育人。他诲人不倦,给人以多方面的教益和帮助。这些是我亲身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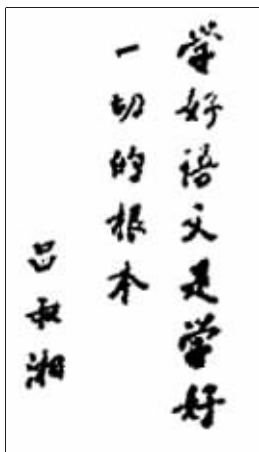
我学习汉语语法是1946年才开始的。那时我在上海一家杂志社工作,常常遇到一些语言文字上的问题,于是找了一些有关的书刊来阅读。有一次我买到了一部《中国文法要略》,包括上、中、下三册,是抗日战争期间出版的。因为纸张很差,我把它翻得破损不堪。我对汉语语法的探索也从此开始,所以,吕先生是

我的启蒙老师。

1955年,陈望道先生到北京参加“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回上海时带来一本吕先生赠给我的《汉语语法论文集》。这使我感到十分欣幸,从此我大胆地给吕先生写信,向他请教。

1956年夏天,《中国语文》杂志社在青岛召开“语法座谈会”,在会上我初次见到吕先生。原来我脑子中的吕先生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学者,因为他对待学术问题十分较真。见面之后,他给我的印象是春风时雨,亲切近人。

1962年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教材,我写语法部分时,曾得到吕先生的具体指导。例如区分语气(modality,陈述、疑问、祈使、感叹之类)与口气(tone,肯定、否定、委婉、活泼、强调等等),又如注重语气词叠用的规律,等等。1978年修改教材时,改变析句方



法，我也是得到吕先生的肯定，才大胆进行修改的。

我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过一些文章。有时发现文章中有个别例句换了，或者个别词句修改了，改得比原稿更贴切、更合理。一了解，才知道是吕先生生动的笔。这些事例教育了我，使我更注意推敲自己的文稿，也使我学会怎样去批阅学生的论文。

吕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今年是他的百年诞辰。我想，在缅怀往事、表达我们敬仰之情的同时，更须学习吕先生治学严谨、讲求实效、关心文教、公正无私的精神。

关于治学，吕先生一再强调务实。我的体会是，务实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理论和规律来源于事实，不要空谈理论。二是指运用别人的理论，必须联系自己的实际，不要削足适履。此外，我认为吕先生强调材料的重要性，是把材料看成形成理论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有了材料，还须注重方法。吕先生很注重古今比较、中外比较、普通话和方方的比较，值得仔细领会。

谆谆教诲 言犹在耳

——追念吕叔湘先生

■ 范守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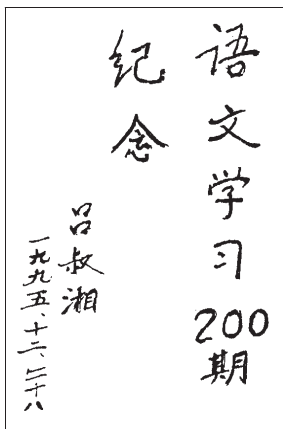
今年是学界泰斗、著名语文教育家吕叔湘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先生著作等身，作为读者，我对先生心仪已久。自上世纪80年代始，我参与《语文学习》杂志的编辑工作，有幸受到先生耳提面命，吕老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而今，花甲受命，编写上海“二期课改”的语文教材，先生关于语文教育的真知灼见，犹如指路明灯，深刻地影响着我的思想和行动。

1978年3月16日，吕叔湘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一文，春雷一声，在全国语文界引起强烈震撼。先生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大声疾呼：“十年上课的总时数是9160课时，语文是2749课时，恰好是30%。十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金石之言，掷地有声。语文界同仁纷纷响应，教改浪潮席卷大江南北。当时，我任职于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学院，一同卷入改革大潮，开始了语文教材改革的试验工作。

1980年深秋，在北京香山召开全国第二次语文教材改革座谈会，我忝列席间。会上各方代表推出多种多类教材，广泛交流，讨论热烈。吕叔湘先生为座谈会作了总结发言（见《关于中学语文教材的几个问题》，载《中学语文教学》1981年1月号）。此次会议非常成功，真正做到学术民主，畅所欲言，百花齐放。例如，关于文言文教学的争论，一种意见是中学生必须学，要

多学；一种意见是中学生不必学，要少学。争论虽然激烈，而会风和畅，都能各持所据，以理服人。吕先生在“总结”时说：“现代文与古文的关系，也就是文言文在中学语文教学里边占有什么地位的问题。座谈会上的议论几乎是一边倒，都主张要读文言文，不但必须读，还要多读。看来取消派是失败了。要问我的意见，我说，文言可以念点儿，可念多少，念什么，至少就初中阶段说，还值得研究。”多数不压少数，少数尽可陈述。时至今日，文言文教学，仍是一个有争议的课题。据媒体报道，现在有少数地区、少数学校，从小学起就读文言文，甚至全本照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诚如吕先生所说，这是“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本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是按规律办事的问题。规律需要探寻，探寻规律需要良好的学术环境。联想到十余年后语文界的某些“学术讨论”，排出阵势，定于一尊，不容分说。其会风高下，真不可以道里计。当年叶圣陶、吕叔湘等前辈风范，一身正气，友善待人，至今仍令人感怀不已。

作为编辑，我感念吕先生对语文杂志的关爱，对广大读者的关切之心。《语文学习》创刊伊始，先生每年必有重要文章在刊物上发表。1995年12月，先生大病初愈，以九二高龄，扶床执笔：“祝贺语文学习200期。”殷殷之意，感人肺腑。吕先生视广大语文教师为知己，从教学进修到生活状况无不细心体察，关怀备



至。吕先生多次强调“语文教改的关键在于提高教师水平”，“提高教师的质量是当务之急”。他指出：“我看，主要是教师队伍的问题。这个问题要造成舆论，要调动教师学习进修的积极性。再不抓，那就晚了。”（见本刊1985年7月号）他还具体地提出教师进修的途径：“提高教师的质量有多种途径，最重要的还是读书，根据各人的情况多读些书。不能希望读一本、两本就能提到多高，要多读些书，二十本，三十本，认真读，会有提高的。”（见本刊1988年4月号）这些话切中肯綮，语重心长，今天读来仍有振聋发聩的指导意义。吕先生同时关注教师的生活状况。“当然，教师工资偏低，任务偏紧，这些都是问题。”“教师的待遇要提高，国家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收效不大。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太大，不能一切都指望中央，要地方上多出力，尤其是乡镇一级（当然不是指贫困地区）。至于根本改变目前教师队伍的状况，要在两方面采取措施，一是进入教师队伍要经过严格考试，一是要提高工资待遇，这样才能吸引优秀人才。”这是吕先生十多年前说的话。当今教师的待遇已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工资和住房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教师职业成了社会上令人羡慕的追求。吕老九泉有知，想必会欣然之至。

20世纪80年代初，我去北京谒见叶圣陶先生。在一次谈话中，叶老郑重地告诉我：“最近，吕（叔湘）先生有一说法，语文教育类似农业，而不是工业。这个比喻极好。”叶老的意思很明白，他要我记住吕先生的话，要细细体味这个比喻隐含的道理。

回沪之后，我反复琢磨这个比喻，思路为之大开。以往语文教学中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一下子似乎清晰了许多。比如，学生的语文能力到底是怎样一步步提高的？语文教学的序列怎样编排才是合乎规律的？眼下，语文教材以语文知识为序，逐级铺排的做法是否合理？为什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按“知识点”教学总有将作品人为割裂的感觉？原来，作品是一个整体，学生是一个整体，学生语文能力的提高是应该整体推进的。

“类似农业”，就是说学生语文能力的增长是生命力的增长，农作物由春耕夏耘到秋收，有天时地利的

条件，但要庄稼成熟，还需要禾苗自身成长。违背农时，拔苗助长、滥施肥料，“庄稼”不会成熟，“秋收”亦是梦想。学生的语文能力增长类似于此。由此，我进一步推想，学生是有生命的个体，从胎儿出世，五官四肢就是齐全的，从婴儿到幼儿，到少年，到青年，到成年，五官四肢都是同步成长发育的，不是今天先长一只手，明天再长一只手，后天再长一只脚，如此等等，最后完成人的成长。

这就告诉我们，人的语文能力增长是一个整体发育的过程，而不是机械的装配过程，那种搞简单化的“能力分块”“知识叠加”，一个知识点接着一个知识点的铺排，看似“科学”“有序”，实际上不符合学生能力的增长规律。“不是工业”当此之谓也。

语文能力是一个生命体，语文教育是一项生命工程。2000年我接手上海新一轮课程改革初中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吕叔湘先生“类似农业，而不是工业”的比喻，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我会同编写组的同志，力图按青少年心理成长的规律，从阅读（文质兼实的优秀作品）和阅历（喜闻乐见的实践活动）两个方面，顺应学生的生活轨迹，适时适量地为学生提供语文学习的丰富营养，以期学生的语文能力如同“禾苗”一样“茁壮成长”。

吕叔湘先生为一代宗师，语言大家。我从事语文教育工作40余年，从教师、编辑，再到教材编者，角色几经转换，都深受先生的恩泽。寸草春晖，无以为报，谨在先生百年之际，献心香一炷，追怀往事，抚摩墨迹，以求遵循先生的教育思想，在语文教育改革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纪念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刊记者



已故著名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吕叔湘先生离开我们已有六年。今年是先生百年诞辰,为了纪念这位蜚声海内外、德高望重的学者,2004年6月22日至23日,纪念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隆重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江蓝生同志,以及来自国内外的1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吕叔湘先生是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者之一。他1904年出生于江苏丹阳,早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曾赴英国留学。抗日战争期间在西南从事汉语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解放初期他与朱德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曾经掀起全民学语法的热潮。他长期担任语言研究所所长,曾是中国语言学会的第一任会长和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的第一任会长。1998年在北京逝世。

吕先生的研究涉及古今中外的许多领域,他十分关注语言学怎样为普及基础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发挥作用,直接参与了国家语言文学政策的制定,为推进现代汉语语音、语法和词汇的规范化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吕先生非常开明,从不说过头话,总是心平气和、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从不抱门户之见,重视学习和借鉴各种流派的理论和方法,充分显示出大学者的气度和风范,这正是今天学术界需要大力提倡的。今天我们更要学习他崇尚科学、严谨治学、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

上海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副总编袁正守,以及胡惠贞、唐发尧同志出席了会议。会上袁正守同志被邀发言。

会前,上海教育出版社一行三人专程拜访了吕叔湘夫人。吕夫人已100岁高龄,依然身体硬朗。清晰记得1985年夫妇俩参加我社《中学生文库》选题规划会议的情形。如今吕先生子女学业有成,家庭幸福和睦,堪慰先生的在天之灵。这次海内外众多学者聚集北京,展示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对吕先生百年诞辰的最好纪念。

“与否”的误用

湖北阳新县一中 胡隆佳

先看下面两个例句:

(1)任何地方,投资环境优劣与否,主要靠政府部门去精心营造。(《杂文报》2001年11月23日)

(2)女双冠军是本届奥运会乒乓球项目最早产生的,成败与否对以后的乒乓球其他项目比赛至关重要。(《燕赵都市报》2000年9月1日)

上面两个例句都用了“与否”,但都用得不妥。

关于“与否”的用法,《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商务印书馆,1982年)作了这样的说明:只用于书面语,放在动词或形容词后面,对有关的行为、状态或性质提出正反两方面的情况。“x与否”相当于“x不x”。“与否”前面的部分一般是双音节的,而且只能是肯定形式,不能是否定形式。

这就是说,“与否”一般不单独使用,它只能附在动词或形容词后面,组成“xx与否”的结构,这一结构,实际上由三部分组成,即“xx+与+否”。其中的“xx”是一个动词或形容词,“与”是一个连词,“否”的意思是对“xx”的否定。特别要注意的是,“与”前面的“xx”只能是词,而不能是短语。请看下面这个句子:

(3)不去管选手回答正确与否,这个题目本身出得有问题。(《咬文嚼字》2003年第11期)

在这个句子中,“与否”与前面的“正确”组成“正确与否”这一结构。而“与否”前面的“正确”是一个形容词,不是短语。“正确与否”的意思是“正确与不正确”。这个句子中的“与否”是用得正确的。

我们再看前面两个例句。例(1)中“与否”前面是“优劣”,这个“优劣”不是词,而是由“优”和“劣”两个形容词组成的并列短语。“优劣”的意思是“优良与恶劣”,也就是说,“优劣”的意思与“优良与否”的意思是相近的,“优劣与否”几乎就相当于“优良与否”,多了一个“与”。同样,例(2)中的“成败”也是由“成”和“败”两个动词组成的并列短语,意思是“成功与失败”,与“成功与否”的意思相近,不能在后面再加“与否”。由此可知,由一对反义词组成的短语,后面是不能再加“与否”的。

编者按：前些日子，编辑部收到了石家庄第42中学梁英同学的习作《一千零一个故事》及李百志老师的点评。在编辑部看来，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学生习作，它所折射出的当前中学生写作心态，教师写作教学现状以及外部环境对中学生写作的影响等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为此，编辑部邀请了学者、作家、语文教师和正在读高中的学生就相关问题发表看法。

从《一千零一个故事》说起

学者如是说

我读《一千零一个故事》

■ 孙绍振

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作者有非凡的才气，不但有自己的思想，不同凡俗的人生哲理，而且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一种表面瑰丽、内蕴深邃的语言。佛祖、忘川、彩蝶、妖火、曼陀罗都是作者自出心裁的创造，用前卫的文学评论语言来说，都是非常个人化的。就是伤心、遗忘、自由、刺痛、罪孽这样普通的话语都不是通常的含义，在其深层还有着独特的哲理的含义。作者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这不是一个普通中学生能够写得出来的。这是一个早熟的学生，居然创造了自己的风格境界，包括思想和语言的境界。

我觉得很惊异，而且有一点缺乏自信，生怕没有读懂。于是，又仔细读了一遍。

为了把问题实实在在地探讨下去，而不是空洞发表一点不着边际的感想，我不惮冒昧，把我在读它的时候的笔记，也就是我的解读抄在下面：

第一节：矛盾——一方面是如花笑容，另一方面却一定要有伤心的故事。而且故事的性质是有罪的，实际上这种故事是重复的(一千零一次)，有了这种重复，才能自由，那么自由，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而是心灵意义上的，或者说是审美意义上的，情感价值上的。虽然痛苦，但是，有超越世俗的价值。这是人生的宿命，也是人生的哲理。读到后面，我们会领会到其中的深意：虽然重复，然而万古长新。

第二节：矛盾深化了——所有记忆中的，所有过去的、历史上的故事都是伤心的，但遇到的却是绚烂的笑容，是欢乐。这样欢乐的幸福的笑容也是隐隐约约深藏在记忆深处的。

第三节：来了一个“你”，这是一个人间少年，笑容清澈，然而又和“妖火”联系在一起。而且名字叫做曼陀罗花。曼陀罗花是一种药用植物，但是有毒。有毒和有罪联系在一起，让我联想到很多和青春少年有关的情感。

第四节：反复强调前世的故事，伤心的故事，反复强调这些故事都要遗忘。这令我想到，所有被认定为“罪孽”的过去的、前世的、重复的故事，都挡不住主人公强烈的情感，甚至是情欲。在这一段中有两句对话是不应该忽略的：“你愿不愿忘记这永世的罪？不，我已寻千年，决不放弃。”这里的“决不放弃”是深邃的，明知是罪，也不放弃追寻。事实上也就是反抗，哪怕是恶的反抗。

第五节：到这里寓意渐渐明朗了，即使是妖火也挡不住“有缘”的感觉，而且是佛祖说的：“我从不失礼于千里而来的客人，佛说相逢即有缘。于是，我舀忘川水，敬你这执著的痴人。”“痴人”的意思是，在情感主宰的心灵世界，是执著的。康德说审美情趣，是非逻辑的，非理性的。

第六节：这里的“我闭上眼睛”，是欢乐，“绝美的天籁”，但是，耳边还有“撕心裂肺的呻吟”。这令人想起爱情才会这样复杂。佛祖要求的“第一千零一个石头”，一个人总要体验一回。哪怕是千年如此重复如此，体验了，就自由了，自由在于“带着永世的罪落入忘川”，重复了千年的罪。但是，有了罪的体验，也就是

人生了。不用念念不忘地追求了：“从此遗忘，不再寻觅，不再痛苦。”

第七节：是一种幸福的境界。虽然，“有冰凉的泪”。但是，有“我的倒影——笑颜”。于是，“千年等待的自由，终于近在咫尺”。这就是，自己体验痛苦，就是欢乐，就是自由，永恒的自由。

第八节：为什么是自由呢？这是因为“千年来终于有人喊我名字”，反过来说，千年前是没有自己的名字的，都是别人的，那不是自由，不是人生。喊我的名字，也就是有了自我的感觉。千年的记忆刺痛，也就是爱情纵然是痛苦的，但仍然是一种自由的体验，审美的价值是超越实用功利和生理的痛苦。

第九节：所谓“扇动欲望的双翅”也就是人间的情欲。妖火和有毒的曼陀罗花，意在表明这是人生的欲望，表面上是有罪的，实质上是美好的，如在春光中。但是，这种美好又是“人间的苦情”，这种情感往往是悲剧，不断重复，所以是“听尽千年的苦情”。但是，并不因此而终止，还是在遗忘和寻找之矛盾之中，在千年（永恒）的等待与追寻，在遗忘与欢乐之间。

第十节，佛祖又令蝶衣向东方寻找曼陀罗。关键词是“来世的”。

第十一节，这里最为关键的是“我摇头”，作者并不听信佛祖超越现实的启示。虽然曼陀罗所代表的情欲，被无休无止的忘川的伤心故事所折磨，但是，作者仍然坚持自己的自由追寻：“再见吧，仁慈的佛祖，再见，我等待千年的曼陀罗。”

整首诗，作者要显示的是一种坚定不移的情感，可以解读为爱情，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现世的幸福的追求，虽然这样的追求从来就被认为是有罪的、有毒的，被认为是痛苦的，但是，作者相信它的美好。不管是佛祖还是上帝，都不能阻止主人公寻求现世的情感，千年的悲剧也动摇不了自己自由的选择。

从这个意义来说，作者是相当深刻的。他所创造的精神世界，超越了我们中学语文教科书上的那一套。一般的读者，包括我这样的读者和教师并不一定能够充分地理解。在有些方面，我们还没有作者对人生的观念那么坚定，也缺乏对于个人化话语的充分的理解力和同情心。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正读懂了这首诗，因而，我不敢像一些教师那样轻率地批评它“消沉灰暗”，我感到的恰恰是坚定不移。这种独特的、不可重复的坚定，正是人文性的一种表现。我们对于它，要精心葆爱为上。

作家如是说

文章的标准

■ 赵长天

我基本同意指导教师对《一千零一个故事》的点评。中学生写出这样一首诗非常不简单。但我不赞成轻率地批评诗作格调低沉。关注个人内心体验、张扬个性都不是缺点，而是优点。“朦胧”“如入玄地”等等，也很难说是不足。当然，我不是说这首诗完美无缺，我是表明我对学生文学写作的支持。

在这里，我们需要把学校作文、应试作文和文学写作的区别界定清楚。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基本目的，是掌握运用中文的能力，是工具性质的教育。从识字开始，组词、造句到作文。语文课中的作文当然是要有一些规范的，要求学生掌握规范没有错。在基础教育中不强调规范，过分提倡自由写作，就像不会走路就要跑步一样，肯定会跌跟头。应试作文，因为统一考试所需，只好把对文章的评判标准统一，使其能够量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我们千万不能就此认为，文章是可以这样刻板地来评判的。相反，我们要告诉学生，文无定法，文章好坏是没有量化的标准的。写文章从根本上说，就应该是自由的。

“新概念作文”就是针对由应试作文造成的对于写作的误解，提倡写作要有真情实感，要有创造性和想象力，还写作的本来面目。学生喜欢自由写作是正常现象，学生善于自由写作是大好事。在没有想出更好的考试办法之前，为了功利的目的，当然也需要教会学生如何应付应试作文。但为了学生的将来，为了他们的一辈子，更要让他们知道，真正的好文章是怎样的。

语文教师如是说

尝试须大胆，文风宜端正

■ 王栋生

这样的作文见过一些。常有教师把类似的作文拿出来商讨，在作文大赛上看过，甚至在高考阅卷中也见过这样的“异端”。我印象中，多数教师虽然能客观

公正地作出判别,但是从个人接受习惯看,很少有人喜欢这类晦涩、忧郁和极端自我的文章,普遍认为看这类文章过于吃力。

该生语文教师的批语在高度肯定的基础上有一句“过于朦胧,如入玄地”,我认为这8个字分量很重。和学生朝夕相处的教师也难以把握,何况陌生的读者?“过于朦胧”,还能有什么读者?那就成了自娱自乐的写作。我不了解该生的阅读情况,从文章看来,该生是有才思的,但从行文的粗糙可以看出作者并没有什么宗教知识(诸如“佛说只要积满一千零一个伤心故事,就还我自由”“寻找前世的罪”等等),杂乱的思想也许只能借散放的烟雾达到朦胧的效果。

就事论事。我认为张扬个性值得肯定,我甚至比较喜欢学生在写作上表现出叛逆,有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但凡事过犹不及,如果把张扬个性当作时尚,完全忽视写作的社会作用,写作的能力也就很难得到发展。我校曾在5年前作过自由状态下写作的教学实验,有些个案很有意思。不少学生通过自由写作,提高了写作水平。但是类似《一千零一个故事》这样的好像很少,因为它很难拥有读者。高中的写作教学要考虑社会性,要鼓励学生多接触社会,关注现实社会。

我对《一千零一个故事》这样的文风有点担心。形成这种文风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学生通过另类阅读,写作上出现叛逆倾向;有的因盲从而走入迷途,在幻想破灭之后转而什么也不相信;标榜异端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可以用来掩饰自己写作基本功的欠缺;新概念作文让一些中学生作者暴得大名,激发了一些学生的成名欲;有的是误读了作家的二三流作品,起而效颦,结果画虎类犬;有的缺乏思考,误以孤独为时尚,在网络上东游西荡,撞到了晦涩和忧郁……当然,不排除另一些偶然因素,如教师的鼓励、朋友的谬赞,等等。

前些年“新概念作文”对传统作文教学形成过冲击,产生过积极作用,但是对写作基本功训练的引导不够,一些学生产生误解,把文理不通、晦涩自闭的作文自诩为“新概念体”,这样的结果虽然无需发起者承担责任,但是它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

我主张让学生多写自由作文,本来学业负担过重,如果人为地作各种限制,写作就会成为一件没有什么乐趣的事。学生作文的天地应当是广阔的:青春话题,公民意识,荣誉和责任,悲悯和同情,关注人间苦难……人与社会、自然、自我的关系形成了永恒的作文源泉。我认为,青年的写作应当思考大问题,展现

青春气息;要体现胸襟抱负,敢爱敢恨,会爱会恨,我也见过不少学生写出的厚重大气文章。我想听的是生命的歌唱,哪怕是苦难的歌谣,唯独不愿意听无病呻吟,不愿看故弄玄虚。

自由状态下的写作不仅不会影响学生基本功的发展,而且能使他们在自由写作中获取愉快,获得写作的经验。至于应试作文问题,此前我已多次专门谈过,在此不赘述。既然我们无法改变应试的铁律,那就得郑重其事。但是我一再对学生说,应试作文和我们热爱的写作不是一回事,报刊所谓的高考佳作都不是最好的文章,未必要学习。

我认为学生在基础写作中可以作各种尝试,增加写作体验,寻找最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我甚至主张尝试在写作中逐步建立自己的风格。但是我认为首先要练好写作基本功,打好底子——精神的底子和语文的底子。近读邵燕祥新书《找灵魂》,发现收入的一些文章极有意思。其中有篇《为清苦教师请命》,发表在1946年《世界日报》上,那一年邵燕祥14岁还不到;而一篇写“七月七日长生殿”故事的《密誓》,落款“1944年7月3日初稿,7月18日二稿,8月2日三稿”,——这位有修改意识、正儿八经写作的小学生才过了11岁生日。邵燕祥几乎写了一辈子,少有才情,老而弥新,我认为就在于读书勤思,底子打得好,路子走得对。那一代人写作的成功经验总是被忽视,是让人奇怪的事。

简而言之,我认为要鼓励学生大胆尝试创新,但作为教师,一定要引导学生注意文风。

语文教师如是说

是花,都有绽放的权利

■ 蔡 明

读了梁英同学的《一千零一个故事》,第一反应就是有一种震撼。蝶衣与曼陀罗的自由恋爱为什么要受如此般折磨呢?即使如佛家所言,五百年修成同舟,一千年也应该修成同枕。为什么这一千零一年之后,近在咫尺的相遇,结果还是不能相爱呢?这佛还是佛吗?比那法海还要法海,活脱脱一个刽子手。第二反应是如此凄美。如衣彩蝶,美;妖火曼陀罗的执著痴情也美。蝶衣与曼陀罗愈是不能相爱,愈是悲惨,愈让人觉得美。如同林妹妹的泪,越是流淌越是美丽。是一种忧愁的美,

凄然的美。这是一种虽不阳光但却美丽的境界。第三反应是由衷的佩服。一个高二的孩子,能营构出如此凄美纯情的故事,蝶衣陷进去了,曼陀罗陷进去了,读者也陷进去了。最后,蝶衣是出来了,或许是潇洒地一挥手,“再见吧,仁慈的佛祖,再见,我等待千年的曼陀罗”。可是这个陷阱很深,不知作者自己出来没有,但读者一时间还真有点出不来。如果说没有一段真实的情感历程作为创作的支撑,只是凭借想象而构筑起来的真空故事,实在应该刮目相看。当然,佩服的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敢于将一般人都要回避甚至设法藏匿起来的情感经历披露出来,要有多大的勇气。虽然,我们反复提倡写作是情感的自然率真的流露。第四个反应是语言表达已经有了一定的风格。不急不缓的节奏加上美丽而略带忧伤的遣词,成了这篇依托故事主体而用诗歌形式呈现的创作的特色。

读梁英同学的诗歌,似乎有许多感觉同读《幻城》时相似。但似乎又有似曾相识之感,好像与早逝才女雨夜蝴蝶的《我是佛前的一朵青莲》有某种联系。《故事》一诗的背景是忘川圣水,《青莲》一文的背景有忘忧河;前者投射的是不尽的人间苦难(一千零一个痛苦故事),后者映射出的是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前者主人公是佛祖花园中的蝴蝶蝶衣与妖火曼陀罗,后者是佛前的青莲与佛手中的一颗佛珠;前者是一段历经磨难的情爱故事,而后者也是一段孽缘,受尽磨难,几世轮回。同样的不幸,同样的缠绵,同样的悲美。不得不让人臆测:梁英同学读过或者听说过这一类的文章,或者说对这一类的故事比较感兴趣,也或者对网络写手安妮宝贝等的作品有过接触,并深受其影响,于是不自觉地借用佛界故事,曲折地表达了少男少女们执著、迷惘的情感世界。当然,也不排除这首诗歌只是借助情爱故事而另有所指。

这一类的文章,多半关注的是个人的内心体验,尤其是情感世界的感触。从格调上来说,忧郁、孤独、低沉的居多,从表达上来说,有直接宣泄的,如安妮宝贝的作品一类,也有曲折隐晦的,如雨夜蝴蝶的作品一类。无论是赤裸的,还是深藏的,究其实质都是在张扬自己的个性。而这种写作的走向又正是新概念作文所提倡的,希望笔下的文章是新的思维,新的体验,新的表达。应该说,在八股应试作文甚嚣尘上的年代,呼唤并实践写真思想、真感受、真体验的新概念文章,其功永不可没。文章永远是作者心声的真实的自然流露,是心坎里唱出的歌,而不应该是代圣贤立言,不应

该说假、大、空的话,矫揉造作,虚情假意。中学生写作的本质,和作家的写作一样,都是生命个体情感活动的表达;永远是一种精神体验,一种生命活动;是一种与精神的发展、生命轨迹的成长同步的精神旅行。这是我一直固执坚守的主张。中学生写作,就应该是中学生真实的生活。不能回避这一特定阶段的情感历程、生命体验和精神成长。可能会有不成熟,那不要紧。成熟从稚嫩来。成长的过程愈曲折,文章就愈有波澜;成长的阅历愈丰富,文章就愈充实。苍白的人生写不出斑斓的文章。我们就是要保护、鼓励和肯定这种敢于关注内心世界充分张扬自己个性的好文章。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写作教学要“为学生的自主写作提供有利条件和广阔空间,减少对学生写作的束缚,鼓励自由表达和有创意的表达。提倡学生自主拟题,少写命题作文”。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看,是否宽容、鼓励和肯定如《一千零一个故事》这样的写作,正是从一个侧面检验了我们能否真正接受并落实新《课程标准》的问题。我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几位同事阅读。卞幼平老师读了此文之后说,我们不能指责、批评作者的情感色彩的灰暗。面对这样的学生“作文”,教师不一定要“喜忧参半”,而要大唱赞歌,大力褒扬,完全不必担心会引导学生到“朦胧晦涩”为文的“歧途”,也不必过虑会有人仿而效之,而使日后写作变得“非驴非马”。要知道,没有足够的情感浓度,没有丰厚的学养历练,没有笃硕的文化积淀,是不会想到用如此佛经故事“演化”诗篇、演绎人生的。写诗表面上看起来与写文章似乎不是同一“技巧”,然而,如果我们经常让学生练练诗歌写作,是十分有利于培养他们情感的细腻与观察的敏锐的,而这,正是我们学生写好记叙文,尤其是抒情类文章不可或缺的素养啊。

虽然如此,我还是想悄悄提醒梁英同学,如果是考试尤其是高考,最好不要写这样乍看低沉、抑郁、凄然、过于含蓄的文章。

即便不是考场写作,作为平时的文学练笔,有许多教师也还是对此类文章持非常谨慎的态度的:

林娜老师:读完全篇,有震撼,有钦佩,但更深的却是忧虑,小作者过于“自恋”的情绪,浸染在文章的字里行间。过于追求华丽的辞藻和凄美的氛围,也使得文章陷在了“空泛”的泥潭中无法自拔。其实我们本可以将这份美丽简单地呈现。不用太多的赘述、无须含蓄的表达(因为这已不是现代诗歌流行的方向),只求一分真即可。

张善余老师:……但是,在为这个学生叫好的同时,我也不免担心,如果对这样尝试性的作品褒奖太多,是不是会对中学生写作产生一种误导作用。读这篇文章,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玄”。语言文字主要的功能是交际的需要,表情达意的需要。如果原本一个故事非要用玄虚的语言表述出来,是不是违背了写作的初衷了呢?

联想到“新概念作文”问世后,中学生开始迷恋把平常的意思用怪异的形式来表达的倾向,我想说,中学生的写作,还是回归本真为好。

如果一个社会青年(文学青年)写这样的作品,我会以一种欣赏的心态来读。但这是一位中学生写的,作为一个中学语文教师,我想说,这样的作品我不喜欢。

提到模仿,我非常赞成模仿,这是走向自由创作的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模仿也就没有创造。但我还是希望中学生模仿那些健康、积极的作品,借鉴那些格调高雅,风格清新的文章。那些不够大气的,灰暗忧伤的,脱离现实的,最好不要模仿。林妹妹的流泪再美,再动人,也还是病态美。

让我们用宽容之心呵护每一个中学生的个性写作,让我们用欣赏的眼光去发现和肯定每一颗自由写作的新星。诚如是,中学作文教学与中学生写作的园地才能百卉竞发,万紫千红。

是花,都有绽放的权利!

语文教师如是说

不必要的“隐忧”

■ 王立根

《一千零一个故事》,诚如指导教师所说,无论构思,还是表达,都可入美文之列。这位小作者能写出这样美妙的诗篇,真是让我惊叹!

可一些人却存在这种隐忧:“从这篇习作,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中学生作文的一种普遍倾向——关注个人内心体验,格调忧郁、孤独、低沉,极端张扬个性。”其实,中学生写作开始“关注个人内心体验”,“张扬个性”,正是作文教学的进步,至于是否已成为“普遍”,走向“极端”,尚有待商榷。多年来,从小学到中学,作文教学都有一种现象妨碍中学生有效地提高水平。本来一个孩子是很天真的,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比成年人更易于自然

地、自由地表达自己,他们没有必要伪装,也没有成年人那么厚的“人格面具”,可是一到作文里却不是这样,能够把自己情感体验表现出来的作文,仅是凤毛麟角。现在中学生刚刚开始“关注个人内心体验”,“张扬个性”,我们就有着种种担心,似乎是“杞人忧天”了。

要提倡“怎么想就怎么写”“怎么说就怎么写”是很正确的。打开心胸,打开心灵,与自我、他人、社会以及自然对话,用语言文字向他人、向社会传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让每个学生进入一个更为自觉、主动、自由的写作状态,让写作成为他们独立个性的表现,这才是写作教学第一要义。有了这个状态,才会从根本上解决写作教学中的痼疾。

至于有人说在行文中流露出“忧郁、孤独”的情绪,并非可怕之事。有的学生仅仅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已。即使真的存有“忧郁、孤独”的情绪,其实也不是什么堕落,“忧郁、孤独”是内心世界丰富的一种表现。世界上有许多伟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往往就很“忧郁、孤独”。

一位学生能写出这样优美的诗篇,作为教师应当感到骄傲。

当然,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它决不是教师教出来的。因此,作文教学不必、也无需去追求文学创作的效果。

写作有着这样的心理过程:先是有一种渴望表达的冲动;其次是脑海中出现一种丰富的心理表象,但词不达意;最后才是用外部语言从字顺地漂亮地整理出来。前二者是“表现”,后者才是“表达”。语文教师的作用大多在于帮助学生学会“表达”。至于如何让他们心里有丰富的心理表象,许多优秀教师确实是做出了骄人的成绩,但要求所有语文教师都这样做,从来收效甚微。

学生的内心体验丰富与否,以及其格调是高昂还是抑郁,那种特定情境所产生的感触、记忆、思维、情绪、意志等千差万别,这跟学生的阅历、性格、阅读的兴趣和积累都有关系。现在的教育模式是大班教育,一般语文教师无法对所有学生都有那么深入的理解,所谓“因材施教”,在这种模式下,只能是一种理想。想让语文教师包揽一切,恐怕只是一种大话。

目前中学写作的普遍状态是什么呢?许多学生不是不想心里有什么手上就写什么,而是苦于心里没有什么,或者虽然有一点,但写不出,没有几句就完了;或者也许话很多,但头绪纷繁,杂乱无章,甚至病句、错字成堆,文不成篇。从高考阅卷中,许多人惊呼:真

是不能卒读!这才是作文教学的症结所在。我们还是务实一点吧,让学生在中学阶段掌握两个最起码的本领:一是把事情说清楚,二是把道理讲清楚。这才是“切中时弊”之事。

语文教师如是说

问题和对策

■ 皋玉蒂

应该肯定,这是一首写得不错的诗歌。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大的根据是作者具有较为丰盈的想象力。正是这种想象力,才使作者虚构了一个相对自足的故事,并以故事为载体传达了一些细微的感觉,抒发了一些细腻的感情,流露出一些原初的思想。当然,我们在诗行文句中,还看到作者也有相当的把握语言的能力。在缓慢而有节奏的语言流淌中,故事的发展、叙述的调子、文字展开的姿态、心理情绪的变化,都控制得相对自如,毫无旁逸斜出、枝蔓芜杂之感。同时,丰富的意象群也渲染了瑰奇而忧郁的意蕴。

然而,写作的最大财富是生活,想象也应是现实的延伸。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日常的生活都不能也不屑体验,又遑论其他?这首诗乍看像是一个饱经沧桑之人的内心体验,诗歌刻意表现的都是一些终极性的哲学话题。如痛苦、赎罪、遗忘、追寻、坚持、相爱的不可能等等。如果说这些话题是心灵搏斗的必然产物,那自当别论。问题是这样的追问却是出自一个经历简单的中学生,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其他一些因素的存在。再一次去读这首诗,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在瑰奇的想象和诡美的文字背后,某种单薄和苍白赫然可见,所谓对终极问题的探求也不过是一层装饰。如果我们真正深入到这首诗的内部,就会发现我们难以读到某种深邃而独到的审美意蕴,也无法看到作者主体精神的高度和深度,由于没有真正的生活体验和阅历积淀,诗歌力图抵达的精神彼岸也就显得非常飘浮而令人怀疑。而缺少了这样一个必经的过程,就把故事生硬地推到终极的边缘,它的牵强与生硬也就在所难免了。

《一千零一个故事》是一首简单的小诗,如同第一千零一个学生所写的习作那样不引人注意。但是它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却是相当的普遍。这不由令我很自然地回想起1999年这个特定的时刻。

那时,“新概念作文”大幕拉开,一时间清风拂面,异彩纷呈。《来自沈庄的报告》《东京爱情故事》《一只被咬过的苹果》等佳作,就像凡高的向日葵一样,以其逼人的色彩、强烈的火焰般的冲击力开放在荒芜的作文园圃里。“新概念作文”强调为内心的自由写作,强调为反抗一切制约中学生真实生命秉性的枷锁写作。在这种自由状态下的习作者,拥有自由、恪守自由、用自由的思想语态去对视公众化的现实,对视庸常的心灵。他们不受被视为教学铁律的作文规范的制约,作文中往往会有卓尔不群的魅力。可以说,“新概念作文”对中学生的写作心理、对整个作文教育所形成的冲击和震荡是全面和多元的。

问题是,作为使用频率极高的词语,“自由”是一个含义非常含混的概念。“自由化”写作,是指精神层面上维护学生的主体精神尊严和写作权利?是指操作层面上抛开作文教程所有的规约和程序?是指全体教师以不证自明的集体无意识随意率性地跟着感觉走?是指全体学生以反叛和颠覆的勇气坚守以自我为中心的写作自由?这种种疑惑,显然是一个既不能证伪又不能证明的大问题。而当我们还未从思想上、策略上理清这些问题时,“自由化写作”受夸大泛滥了的“自由主义”写作心理的引领,已经形成了许多新的弊端。比如,为心灵写作已异化成私人化的精神游走。对大多数学生而言,从家庭到学校的生活显然不可能赋予他们更多的况味和人生经验。于是,他们开始转向自己的内心和一些朦胧的感情。诚如鲁迅所批评过的,他们“所感觉的范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悲观,而且就看这小悲观为大世界”;不仅如此,他们还故意用一些晦涩的语言去附会一些貌似严肃的哲学命题,并以此显出与众不同的、与年轻人不符的成熟。孤独、虚空、灰色、寂寞、感伤、愤懑等一些内心体验已成为作文所要表达的正题,怎样设法把握内心体验的某些终极感悟,也成为他们刻意要达到的行文目的。但是,在他们表达内心体验和感受的同时,这种零零散散、若断若续、飘浮不定的精神游走般的文风,也已开始成为一种新的窠臼,限制了他们对日常生活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的感受、认识和表达。又比如,“自由化写作”在世俗文化的诱导下,已经情不自禁地跌入了“迎合写作”的陷阱。他们迎合的不是公众、民族、国家、社会主流文化的意志,而是迎合充满小资气质、小资情调的伪伤感、伪叛逆、伪天真、伪深沉、伪精神,迎合市俗化的审美趣味。在相当数量的文章中,描写

欢乐远不及描写哀伤,歌颂光明远不及奚落黑暗。再比如,“自由化写作”为少数写作高手提供了理想的舞台,却把大多数学生冷落在一旁,因为他们永远无法在“自由”的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深深的认同。“精神贵族”们独领风骚,而众多的丑小鸭们唯有黯然神伤。还比如,“自由化写作”满足于心灵抒怀,却缺少最起码的逻辑推理和抽象思维的能力,即使再漂亮的文章,也常常会逻辑含混、结构散漫。去年南京金陵中学才女费滢的高考作文《人情与季节》,被判为25分,就是一个让人痛心的例子。当我们叹惋于费滢文章中深刻的人性人情、生命情怀时,又不由自主地怀念起过去那些长于逻辑思维、推理严密、说法雄健有力的文章。那些文章深刻地关联着我们的生命记忆,至今回想起来,简直没法说它不是美的、好的、值得回味、留念和发扬光大的。总之,在当下中学生的作文里,消解大于建构,矫情大于内涵,虚空大于真实,浮夸大于质朴。“自由化写作”的浪漫主义理想与现实的土壤未能很好地交融在一起,于是便好景不长,出现了种种缺憾。

细细想来,“自由化写作”从开初的健康俊朗,岁月青葱到如今出现各种病象,个中的缘由也实在是耐人寻味的。我想,教育本身是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生命链,它会随气候条件的变化而此消彼长,作自我选择和调节。只不过每一次调节既有可能产生令人欣喜的积极意义,也有可能出现令人担忧的负面意义。值得思考的是,现有的作文教学是以何种机制接受了“自由化写作”的观念和范式的?如果排除了高考制度这个因素,对“自由化写作”不健康非理性的一面进行剔除以外,“自由化写作”的观念是否有能力进入作文教学的第一主课程?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借用别样的思维。

客观地说,“自由化写作”基于人文主义的哲理背景,它强调人的精神自由。它的主导思想是:让学生真实地、真诚地、自然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就是说,是“我要写”,而不是“要我写”;是“为自己的心灵写”,而不是“按他人的意志写”;是呈现属于自己而他人的言语不能替代的思想,而不是被控制、被规约、服从的、失去自我地写。而作为体制内的作文教程,却有着非常矛盾的多重性。一方面,它有着相对全面的教学系统,但据我所知,它在整个语文界怕只是朵走向末途的“明日黄花”。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放任散漫、非理性无秩序、极其自由主义的问题,作文无法教也教不了

的现状已经到了非常迷失的地步。还有另一方面,它又以居高临下的“权威”姿态,对所有声音进行统一的规范。然而,现实是金木水土火,眼耳鼻舌身心,是层层重重自相包裹而又无限演绎的大千世界——即文字竭力要捕捉的本源世界。长期以来,中学作文教学严重地违背了这一规律,它忽视人,漠视人,抛弃人,它把所有学生不同的声音、味道、气息全都驯化成同一个思想,同一个面目。个人全被体制内的规约压缩成渺小的一个黑点,然后隐退到外在的自我后面。在这种情况下,由“新概念作文”而引领为“自主自由地写作”,无疑是陷入迷津的作文教学现状下一缕逼人的光亮了!

现在,再让我们去认真地观察一下中学生的一天、一周或者一个学期的时间安排。我们会震惊地发现,每个中学生的生命同时被两种体制的力量撕扯着。前一种力量是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体制。从早晨七点到傍晚五点甚或八点,周而复始地,他们被密集的教学安排,习题操练,无聊的测验考试作文紧紧地压迫着;而后一种力量则是以流行文化为核心的市场机制。它以一整套的连环套餐,诸如CD、录像、网络、流行歌曲、排行榜、美容、健身、影院等,从感官上亲切地抚慰着这些身心疲惫的中学生。还有,所谓的文化散文、情感散文、怀旧散文、时尚小品文、时髦的思想随笔等,都以精致典雅的照片加上漂亮忧郁的文字,或者以1%的思想加上99%的可口可乐勾兑成精神饮料来供应我们的中学生。假如说,前一种体制的力量压迫并扭曲着孩子的心灵,那么,后一种体制的力量则给了中学生以自我解放的种种幻象和精神寄托。这么看来,中学生对“自由写作”的热度以及而后出现的异味,都不难找到答案了。

“自由化写作”所倡导的主体性精神的培养,更有可能在教育体制外的空间找到生长点。因为,这强调学生自主自由地写作,强调基于学生兴趣和欲望的写作。而事实上,每个学生对事物对问题的热情、态度、方式、经验都全然不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精神层面的素质的养成,是很难直接纳入到以“统一”“整齐”为特点的作文教育主渠道的。体制外的“自由化写作”犹如一间窗户大敞八面临风的屋子,体制内的“作文课”犹如一间窗子紧闭的屋子。这两间屋子各自敞开胸襟,相互交流、相互碰撞、相互接纳,这才是我们这个真实而具体的世界所存在着的法规与程序。鲁迅谈做文章时,曾提到一个“太做不行;不做,却又不行”

的原则。当人们要把自己的思想、情感、心理活动诉诸文字时,它需要方法和技巧,当人们要让飘浮不定、残缺零星的思想完整连贯地表达出来时,它需要补充、修复、完善和发展;当人们要把自己想说的内容说得更好、更有力量、更有感染力时,它需要运用一些基本的表达方式,表现手法和写作技巧。同样的,当学生的倾诉需要启发引领时,教师就应以自己的心声和经验去为他们提供拐杖;当学生返回内心世界,写作水平已提升到一定境界时,教师就应悄然退出,微笑欣赏他的成长。这也是这个世界的全部逻辑和法规。

将要写完此文时,想到当代大科学家、令人高山仰止的霍金。前年这个时候,他正在中国北京作宇宙学的报告。他认为,人类难以建立起大一统的宇宙理论,并把这个推论的基础,置于人类普遍能够理解的常识之上——即任何系统都有既不能证伪又不能证明的问题,更通俗一点说,没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可能和模式。

霍金的理论以及霍金运用母语进行思维的独特方式使我沉思良久。联想到写作教学方面的“哥德巴赫猜想”——我们是否有那样的一天,最终用二种思想来统领教学活动呢?我想,它一定也是既无法证伪又无法证明的“猜想”。

世界的魅力在于多变、多样、不确定、模糊混沌,任何大一统的希望都是无法抵达的地平线。世界如此,作文教学更如此。

学生如是说

我的一些看法

■ 华东师大二附中高二(3) 余方觉

这篇《一千零一个故事》和在阿拉伯半岛上流传的是很不同了,习作很个人化,感性化,更像蝴蝶的斑斓彩衣,而没有茫茫瀚海、披荆斩棘的气象。我并不太涉猎网络文学,当下的散文读得也不多,初读之下,真的有些陌生。不过以我以往评判学生散文(诗)的标准,大凡自己掂量着写不出来的,就算“佳作”了。由于我一向“眼高手低”,或是孤陋寡闻,遇到的佳作也不算多。而这篇作文我确实写不出,只好捧为佳作了。

但细想之下有些不平:我要是成天泡在这类散文堆里,拿出“皓首穷经”的劲头,没准真能无师自通地弄出几篇“月朦胧,鸟朦胧”的大作来也未可知。环境

造就人啊。环境也同样造就文章,以及文章的风格。“风格即人”;“风格”这个词按歌德说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挺神圣的。想翻书查证一下,不想没查到,却翻到斯威夫特的话,他说风格就是“恰当的场合恰当的词”,看来是语言的范畴了?作者的文字水平还不错,个别词不大自然而已;行文如冰泉,稍嫌局促些——不知怎么的教我想起古龙,大概读来都有些妖而冷吧。相比而言李贺作诗也常走“情感路线”,但羚羊挂角,不刻意而为,所以尽管妖而冷,我也挺喜欢。

其实“青菜萝卜,各有所爱”,风格本来不是问题。倒是指导教师的点评读来有趣,值得玩味。前头一段什么“想象瑰丽”“寓意深邃”之类,虽也写得不错,但恐怕不是重点;末了“不足”的一段倒是文白交错,骈散相间,足见其下了一番工夫的,大概是真心话。的确,教师阅读时有权对这类“如入玄地”的作文说“不”,但喜欢与否是一回事,接受与否是另一回事,鲁迅没有因为讨厌“鸳鸯蝴蝶派”而痛斥《金粉世家》,福克纳也没有因不愿读《飘》而呼吁大众学他的样。所以点评中,教师仍努力想要理解作者,说出些公允的话,就这一点而言,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批评的关键,在于“格调低沉,有种受压抑无助孤苦情调,由此也透视出中学生迷惘的心态”。其中后面的话是对前四字的发挥,“格调低沉”是重中之重;正因为格调低沉,才显得孤苦无助,才能透视出迷惘心态,也才招来“过分关注个人内心体验”的诟病。这个问题往深里想,就不是我浅学可以穿凿的了,但不管怎么说,《尤利西斯》《追寻逝去的时光》(周克希译)等都能跟《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作品并立,况且《安娜》所为人盛誉的也是其精细入微的心理描写,对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探索啊。也曾看刘再复论文学的发展,说关注内心世界是大势所趋。那是上世纪80年代的书了,时至今日,有何公论,姑且置之一边。如果承认格调低沉的弊病,那教师们所希望的文风则可以略加揣测了:无外乎立意高尚、思想健康向上、思路清晰、行文流畅……之类吧。但这些词其实很模糊,难以界定,又是泛泛地说明;具体到个人则不必拘泥。我永远忘不了哈代在《还乡》里描写的那个绝望地等待末日来临的荒原,我也忘不了那一声“我不相信!”但我并不认同对悲观与怀疑的驳斥;海明威也有悲观,但那绝不是该一棍子打死的——海明威的悲观与乞讨者的悲观不可同日而语——即便后者的悲观也不应轻视。

作文的文体早已解放,其后附带的要求是否也可

以随风而散了呢?

与这篇作文遥相呼应的,是“新概念”作文与兴起的一批少年作家。“新概念”与少年作家不全是一回事,但假若没有“新概念”及韩寒,少年作家绝不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一千零一个故事》读起来确实很有“新概念”的味道的,作者可以尝试参加一下啊。不过老实说,我对新概念从来没有明确的概念,我也不认为它的概念有多么“新”;“新”更多的是在于形式和包装上,获奖作文的观念是各不相同的。相同的是,语言或思路大都漂亮得玄乎,玄乎得漂亮,令人迷糊之中不由击节叫好,真有一套。这有点像张艺谋和他倍受争议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争议在于该片用了现代的表现手法,表现了不那么现代的东西。虽然“新概念”未必在价值取向上显得陈腐,但也不见得都如说的那么新。这里不妨引一个德国人的话:

谁有好的情节和结尾,谁便能写得十分简洁;谁没有这些,谁便只好用华丽的词藻来装点自己的作品。

……

真正使我们激动的艺术作品是无意之间在画家寻求自我体现的过程中产生的,对此我坚信不疑。

——斯特里马特《随想录》

炫目的技巧之下不该是苍白,寻求自我体现也不该浮在形式。我想文学新人们都明白这些,只是做起来往往容易走样吧。但我无意责难,“上梁不正下梁歪”,缺少阅历的他们及文章的作者乃至我辈都是无辜的,不过文坛上的事,就不是我能过问的了。只能祈望不断涌现出的新散文、新小说能真的带来新鲜的气息,不致误人子弟。

“新概念”如果硬要说新,那也是与课堂作文相对。有人说这类作文造作,老成,“靡靡之音”,殊不足取。然而一面是这样的拔尖之作受到批评,一面又是大部分学生作文能力的不堪。《一千零一个故事》固然“如入玄地”,但起码文采可观,而不少中学生的作文就真是“明白如话”,一览无余了。应试作文在规矩之下,同样藏着一份空洞,而这份空洞我以为更可怕。现在什么年代了,“以文载道”早已不那么实际,个别学生选择“以文缘情”的道路,本可以关怀一些,鼓励一下的;教师脑中固有的框框,是否试着改变一下?

偶尔也读报上的高考佳作,时间匠气扑鼻,斧凿痕迹也多现其中。估量着那些学哥学姐戴着镣铐跳舞,正高兴呢,却被铃声惊醒,不得不刹住点题,那份憋闷,真是感同身受。相形之下,作文课上可能更需要些自由的

空气吧。还是那个德国人说的:“但是我希望,至少能使思想不至在地上爬行,而是在空中飞翔。”对于课堂作文,这也是我的希望,尽管这有些理想化了。

聒噪了一大堆,是不是也有雕饰之嫌呢?打住。

学生如是说

《一千零一个故事》之我见

■ 华东师大二附中高二(4) 石安琪

这篇文章给我的第一感觉是类似网络小说,中心不甚明了,仅仅是迎合视觉上的一种产物。这样的文章,这样的类型,在近些年中屡见不鲜。作者迎合了时下读者的口味,当然也仅仅是年轻读者的口味,用一种朦胧的笔触,抒发情怀。这不可不说是时下相当流行的。但是,换个角度来说,现在的青少年有多少是真正经历了波折和压抑的呢?估计不会很多吧。抒发的,也仅仅是种自以为是的忧郁吧。这样的文章也许可以一时得到赞同,但是在那些阅历较为丰富的人看来,无外乎无病呻吟。

也许格调低沉也可以算是一种突破。中学生以往写惯了积极向上的应试作文,现在开始着眼于自身的心态是一种文章走向人文化的必然趋势。但一味追求这样阴郁的笔锋,以突现自己的个性或仅仅为了迎合一些时尚而无病呻吟就不可取了。因为中学生的阅历毕竟还较浅薄,一味这样继续终会江郎才尽,脱离不了小资的“曲高和寡”。所以,在我看来,一时的低沉并不应当扼杀,但是也不可以永远这样继续,中学生还是应该多看一些美好,少盯紧自己的小小方寸。

本文也许可以说是一篇美文,因为他的文字是灵动的,思维也是很跳跃的,完全具有作为一篇美文的种种特征。但是其中对于佛家理念和术语的使用,让人颇有点不知所云。如果说纯粹是为了营造那样的一种朦胧和诡谲的话,个人觉得没有必要。“为赋新辞强说愁”,用在这里,可以说是很精练的概括了。

也有人将现在流行的网络小说,以及新兴的所谓少年作家的文章和新概念文章归为一个种类。但我认为,不能说这样的文章即是新概念作文的典范,这两者不仅有概念上的区别,更有文材上的种种区别。新概念作文是一种不同于课堂作文的新形式,它要求中学